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  
論接受文化遺產

內蒙古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編

## 前 言

在这里，我們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有关接受文化遺產方面的理論性的著述。因此可以說，这是一本資料性質的讀物。

但是，为了識辨并粉碎修正主义者在对待文化遺產上的欺騙伎倆，进而昭示无产階級对于过去时代遺留下来的文化遺產的根本态度，并据以对过去的遺產进行批判地繼承以建設我們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些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所有有关理論，都是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和指导意义的；尤其是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中国具体情况对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理論所作的創造性的发展和所制定的方針、政策，对于我們更是具有非常现实非常深远的意义的。所以，它又不仅仅是一本資料性質的讀物。

显然，对編輯这样一本书，我們無論在經驗上、能力上都是十分欠缺的。不过，現在终于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之下，在院、系领导支持和关怀之下，在同志和同學們的共同努力之下，幸底于成，这是值得我們为大跃进而欢呼的。

我們編这本书，是为了教师教学和同學学习参考的需要，当然也可以供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参考。我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当中，深感馬列主义經典作家这些論述是我們这些“庖丁”用来“解牛”时必备的利刃，是一刻也离不得手的，而这些論述又都散見各书，临时翻檢实在不便，特别是同學更需要一个系統的指導性的参考讀物，于是我們决心进行这次的編輯工作。

在編的当中，最費斟酌的是編排的体例。起初，大家提出和設計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以問題为綱，先分別問題性質，列出若干类目，然后，按照这些經典作家的时代先后把他們的有关論述分別編排进去；一个是以人为綱，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然后再給他們的論述分別獨立題目。这两个方案互有短长：以問題为綱的好处是，观点統帥材料容易編的更适合今天需要，更有战斗性一些，打乱重分从整体上看更有系統一些，同一問題有关人的論述都集中在一起，查閱起来方便一些；不好的地方是，这些經典作家的論述都是在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对象而发，即便讲述的是同一个問題，每个人的角度也不一样，一个題目很难恰切的概括所有文章的内容，同时也沒法看出理論发展的脈絡。以人为綱的好处首先是能够清楚的反映出每个时期理論发展的情况和每一个人的突出貢獻——比如从这种編排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对文化的根本看法，馬克思、恩格斯时期主要是奠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基础的決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到列宁的时候，特別发展了能动的反映論学說，斯大林更明确地闡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毛主席則把政治經濟与文化之間的辯證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論述；同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列宁的突出貢獻是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說，斯大林的突出貢獻是民族形式問題。以人为綱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按照各人論述的具体内容因文立題、避免以偏概全的毛病。但以人为綱也有缺点，那就是題目太多，材料分散，要想編的完全适合当前的形势和观点的需要就比較困难。

最后几經討論和研究，我們采用了第二个方案。因为第二个方案中不容易完全适合当前形势和观点需要的問題，可以吸取第一个方案之长来解决，只要着眼高远一些，不脫离现实，仍然可以作到以

观点統帥材料，有战斗性。至于題目多、材料分散的問題，只要深入地辨清性質、然后分別归类，題目虽然多一点，但仍然可以作到眉目清楚，而且从整个的集子来看，所收內容不是很多，再分門別类一編，看起来还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鮮明地显示理論的发展脈絡。

此外，我們还遇到一个同样是属于輯編方法上的問題，那就是：对同一主名之下所有引文是只列两三个大題目然后分別归类好呢，还是每一段引文之前都試加一个小标题好呢？对此，我們中間也有不同的意見和爭論，經過推敲，最后还是采用了現在这个办法：大題目——归类，这样既避免了牽强类附的缺点，同时也不致細目丛出，繁瑣无当。总之，我們之所以这样作都是为了一个总的目的，使每个标题尽可能准确的表現文章的内容。

还有，我們对于可以分属两类問題的同一引文，也采取了互見法，在后面題目下，只加※号，以示区别，不再逐录原文。

关于附录部分，我們原拟收入一些經典作家論述古典作家作品的文章，因为我們觉得这些文章不但为我們树立了生动的以馬列主义理論分析处理古典遺產的具体范例，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許多对待遺產的深刻理論原則。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章很难摘录，全收又碍于份量太重，所以打算另輯一本《馬列主义經典作家論古典作家与作品》作为这个集子的續編，这里就暂时从闕了。現在附录的是：高尔基、魯迅、瞿秋白以及陈伯达、周揚同志等的有关文章，这也是我們几經斟酌之后，觉得有很大必要才安排进去的。我們相信，它对讀者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

在整个編輯过程当中和处理上述問題的时候，我們参考了周揚同志編的《馬克思主义与文艺》，北京师大中文系編的《文艺理論学习参考資料》以及后来文艺报編輯部发表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高尔基論資產階級文学遺產》，这些都对我們有过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尽管这本书在总的目的以及对原材料之取舍、編排上容或与前者有些差異，但是对在前边給我們开了路的同志們，我們是深表敬意的。

最后应当声明，由于水平有限，其中缺点甚至錯誤之处一定不少，尤其是在編排体例上这种以人为綱、分題集中的办法，对原文是否割裂过当等等，都衷心的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編 者

61年2月

# 馬列主义經典作家論接受文化遺產

馬克思 恩格斯

## 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基本观点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 ( 5—6 )  
基础的決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 6—8 )  
階級社会里統治階級思想就是統治思想..... ( 8—9 )

## 精神生产与物質生产之間的关系

- 精神生产随着物質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 9—11 )  
物質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 ( 11—13 )  
附：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論借用旧形式）..... ( 13 )

列 宁

## 从反映論看社会意識

- 意識是存在的反映..... ( 14 )  
人的社会意識反映着社会經濟制度..... ( 14 )

## 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說

- 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 ( 14—15 )

## 无产階級对待文化遺產的态度

- 无产階級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当然繼承者..... ( 15—16 )  
只有用人类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 16—17 )

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砖瓦建设共产主义大厦.....	(17—19)
无论遭受什么破坏，文化不会绝迹，困难只是在于恢复它.....	( 19 )
古典作家摸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	( 19 )
附：列宁回忆录中有关列宁对遗产的看法.....	(20—21)

## 斯大林

###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	( 22 )
上层建筑是一种极大的积极力量，是为基础服务的.....	(22—23)
对传统要善于利用而不要盲从.....	( 23 )

### 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要求.....	(23—24)
---------------------------------	---------

## 毛泽东

### 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有它伟大的反作用.....	(25—26)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 26 )

### 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 29 )
有打倒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	( 29 )
检查过去文学艺术的标准要看它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29—30)

###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看法

中国是有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	( 30 )
所有的民族文化要加以改造利用.....	( 31 )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农民造成的.....	( 31 )

### 民族化问题

提倡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31—32)
和外国进步文化建立互相吸收互相发展的关系.....	( 32 )
反对硬搬和摹仿.....	( 32 )

## 附录(一)

### 高尔基

- 阶级社会剥夺劳动群众享用它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权利..... ( 3 3 )
- 一切文化都是人的理智、想象、意志力量创造出来的——三个人是创造文化的：学者、艺术家和工人..... (33—34)
- 资产阶级在文化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 3 4 )
- 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里，蜜糖和毒药是紧紧混合在一起的..... ( 3 4 )
- 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浪子”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34—35)
- 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批判只局限在阶级的“战略”所必需的范围內..... ( 3 5 )
- 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 ( 3 5 )
- 工人阶级向古典文学学习什么..... (35 | 36)
- 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中两派作家..... ( 3 7 )
-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它的批判的局限性..... ( 3 7 )

## 附录(二)

### 鲁迅

- 論文必須顧及全篇，知人論世..... ( 3 8 )
- 古来有价值的詩文并不“溫柔敦厚”..... ( 3 9 )
- 发揚中国连环画大众化的优点..... (39—40)
-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不同..... ( 4 0 )
- 研究中国文学要知道“打折扣”..... ( 4 0 )
- 論“旧形式的采用”..... (40—41)

### 瞿秋白

-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問題..... (42—44)
- 乱彈(代序)..... (44—45)

## 附录(三)

### 陈伯达

-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46—53)

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53—55)

## 周 揚

繼承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傳統..... (56—59)

認真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遺產..... ( 5 9 )

遺產的批判和繼承..... (59—61)

# 馬克思 恩格斯

## 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文化的基本观点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他們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种变革时，必須时刻把經濟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們所籍以意識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恰恰相反，这种意識正須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釋。

摘自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一书批判导言”第340頁至第341頁。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澱所遮盖的一个簡單的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經濟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們的国家組織、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須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說明，而不是象先前那样作得相反。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丙卷集)第二卷：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第166頁。

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正是馬克思最先发现了偉大的历史进展法則，按照这个法則，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領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态領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階級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現，而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冲

突，則是由它們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來制約的。這個法則對於歷史的意義，是與“能力轉化律”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相同的，它在這里也是供馬克思用以理解第二法蘭西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本書里，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所發現的這個法則的正確性；雖然時間已過了三十三年，但我們還是必得承認這個試驗獲得了光輝的成就。

摘自1954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恩格斯“為‘路易·波拿馬政變記’德文第三版序言”第222頁。

……全部歷史都應該開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生存條件，然後才可試圖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這方面，至今都還很少作出什麼東西，因為還很少有人認真作過這點。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很大的幫助，這領域極為廣大，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有很多的創造，獲得卓著的成績。但是，在許多年青一代的德國人那里，却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須知，經濟史還只在襁褓之中呵！）盡速構成系統，而後自豪地欣賞自己的功業。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第487頁至488頁。

更高級的思想體系，即更加離開物質經濟基礎的思想體系，則採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里，觀念跟自己物質存在條件間的聯繫，是被弄得愈益混亂的，是被一些中間環節弄得愈益模糊的。然而這一聯繫畢竟是存在着的。也如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代一樣，從那時起重新醒覺的哲學，本質上是城市發展的結果，即市民發展的結果。哲學僅僅是按自己的方式表現了那些跟中小市民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395頁至396頁。

### 基礎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築的反作用

……根據唯物史觀，在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我或馬克思從來都不過是如此斷定而已。倘若有人把這個原理加以歪曲，說仿佛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斷語變成毫無意思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歷史鬥爭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場合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爭形式的，也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如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至所有這一切實際戰鬥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進一步發展為教義體系。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透過無窮無盡的偶然情況向前進展（這些偶然情況就是指的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判別，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繫，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的）。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演算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為容易了。

……青年們有時對份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自己應負其咎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那些受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能有充分時間、地點和機會

来把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也加以应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則情况就有改变了，这里就不容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为，只要基本原理已被領会，并且还不一定領会得正确，就算已經充分理解了新理論并且已能够把它加以运用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責备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义者”；須知，由于这点也曾产生出惊人的混乱……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第488頁至490頁。

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經濟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經濟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只有經濟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結果。不，这里始終是由在經濟必然性基础上发生的交互作用归根到底为自己开拓道路。例如，国家就是借助于保护关税、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坏的財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市僧們那种致命的疲倦性和軟弱性——导源于一六四八至一八三〇年时期德國經濟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神秘虔信情緒，尔后表现于多情善感和对諸侯貴族表示奴顏婢膝的根性——也不是沒有对經濟起过作用的。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有革命战争和拿破崙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銳化才被克服的。所以，并没有什么經濟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象某些人为着簡便起見而設想的那样，而是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們是在他們受其制約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基础上創造着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它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經濟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而經濟条件归根到底終究是有决定意义的，是构成成为一个鮮明綫索，以貫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令人能理解到这个发展进程的。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恩格斯“致亨·施塔爾肯堡”第505頁。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們一个荒謬观念：既然我們不愿承認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領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那么我們也就是否認他們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对因果关系的刻板的非辯証的看法，把两者看作永恆对立的兩极，而完全忽略其交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现象一旦为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它也就影响周圍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諸原因发生反作用。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恩格斯“致弗·梅林格”第499頁。

至于那些更高高凌駕于空中的思想部門，如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們都有其被一定历史时期发现和領会的史前內容，即目前我們不免要称之为謬論的內容。所有这各种关于自然界，关于人的本質，关于灵魂，关于魔力等等的虛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經濟基础；史前期的低級經濟发展曾有关于自然界的虛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有时甚至作为条件，并且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往后越来越是自然知識进展的主要动因，但是若要給这一切原始謬論寻求經濟原因，就未免是很迂腐了。科学的历史乃是把这种謬論逐渐消除或是更換为新的，但終归較为不荒誕的謬論的历史。作这件事的人們又是身屬特殊分工部門的，并且他們以为他們是在处理一个独立部門。只要他們形成社会分工之內的独立集团，他們的作品，包括其錯誤在內，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以至

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仍是受着经济发展的支配影响的。例如在哲学上，这种情形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时期来说，是比较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就十八世纪而言），但是当君主专制在全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与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曾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亦象在政治上一样，是一六八八年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及其更彻底继承者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起到黑格尔止的德国哲学中，德国资产阶级庸人面孔有时是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是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由此便有这样一种现象，即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充当先导：十八世纪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曾是法国人引为倚据的）就是如此，后来德国对英法两国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普遍繁荣在那个时代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部门也是终归起着支配作用，这对于我是无疑的，不过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于该部门本身所受到的那些限定条件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是各种经济影响对于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这些经济影响大都又只是在其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所限定的条件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但是它所发生的这一点作用也大都只是间接发生的，而对于哲学发生最重大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第495页至496页。

### 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就是统治思想

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这就是说，本身是社会的统治的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就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资料以进行生产的人们的思想，一般讲来，就服从于统治的阶级。统治的思想，无非是统治的物质关系的观念的表现，无非是在思想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统治的物质关系；因此，这是那些使这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表现，因而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就中也具有着意识，因而也是会思考的；由于他们正好作为阶级统治着并且决定着既定的整个历史时代，不言而喻，他们在它的一切领域里也是这样作的，就是说，他们也作为思想家、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统治着，他们管理着当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统治的思想。例如，在既定时期国王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统治权而起纷争，因而把统治权瓜分了的国家里，瓜分政权的学说就成了统治的思想，人们就都说这是“永恒的法则”。

分工——我们在上面讲过它是先前的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样式而表现在统治阶级中间，所以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就充作这个阶级的思想家（这是它的积极的、善于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他们把制造这个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作为自己生计的主要来源），同时其他部分的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乐意接受它们，因为事实上这个阶级的这些代表者就是它的积极的成员，因而他们没有那样多时间来给自己制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个阶级内部，这样的分裂甚至可以达到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对立和敌视；但是，一遇到任何实际的冲突，而当危险威胁着这个阶级本身的时候，当这种外表——仿佛统治的思想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是具有着一种与这个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甚至因此不存在的时候，这种敌视本身就消失了。在特定的时代里，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需的条件，

在上面已經講過了。

但是，在考察历史运动中，当人們把統治階級的思想 and 統治階級本身分离开来，而賦予这些思想以独立性的时候，当人們对于这些思想的生产条件和它們的生产者不加以注意，而頑強地堅持着这种或那种思想在既定时代里占統治地位的时候，当他們这样完全輕視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的时候，那末，例如，我們可以說，在貴族統治的时期，曾經是貞节、忠誠等等观念占統治的地位，而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时期，曾經是自由、平等等等观念占統治的地位。一般講来，統治階級自己給自身造成这样的幻想。一切历史家——主要从18世紀开始——所特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地会碰到这个現象：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采取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开始占有統治的地位。問題是在于：任何新的階級，把自己代替它以前的統治階級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描写为社会一切成員的公共利益，抽象的講来，就是賦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写为唯一合理的和公认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階級，——单就它与別一階級对立而言，——从最初起，就不是作为一个階級而出現的，而是作为正个社会的代表者而出現的；它以社会全体羣众的資格，去对抗唯一的統治階級。这是由于最初它的利益的确是与其余的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公共利益多少联系着的，是由于它的利益，在以前存在的关系的压迫下，还没有順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对于不能获得統治权的其他階級的許多个人，这个階級的胜利也是有利益的，不过充其量只是把这些个人放在可以讓他們上升到統治階級队伍的地位上而已。当法国資產階級推翻了貴族的統治，在許多无产者面前，因而展示出了一种可以上升到超出无产階級之上的可能性，不过充其量是使他們变成資產生产者而已。由此可见，每个新的階級借以建立自己統治的基础，是比在它以前統治的階級所凭借的基础更广一些；但是，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与既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間的对立，以后也就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的結果是：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反对新的統治階級而进行的斗争，比以前爭取統治地位的一切階級的进行的，其目的是在对于以前的社会制度的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否認。

只要階級的統治根本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因而只要不需要把特殊的利益說成普遍的利益，或者把“普遍的”利益說成統治的利益，这整个外表——仿佛一定階級的統治不过是某些思想的統治——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摘自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第一卷第162—第165頁

## 精神生产与物質生产之間的关系

### 精神生产随着物質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簡言之，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人們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这点难道需要什么特別深思才可了解么？

思想的历史难道不是証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質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都不过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人們說到思想能使全部社会革命化，其实这不过是說明在旧社会内部已經形成了新社会的原素，旧思想随同旧生活条件的崩潰而崩潰着罢了。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种种宗教便被基督教战胜下去。当十八世紀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向当时革命的資產階級进行过殊死战。信仰自由和宗教自

由的思想，不过是表示自由竞争在信仰方面（原注：在从1872年德文版起以后各次版本中，〔在信仰方面〕字样已改为〔在知識方面〕）的統治罢了。

“然而”，——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权的观念等等，当然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过。但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权本身，却是在这种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始終保持着的。

此外，还存在有一些永恆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对于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共同的。但共产主义却要廢除永恆的真理，却要廢除宗教和道德而不是将其革新；可見，共产主义是与先前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抵触的”。

这种責备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何种形态，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却是过去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的，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識，不管它表现得怎样紛繁和怎样歧異，总是在某些共同形态下，即在那些只有当阶级对立彻底消逝时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态下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遺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摘自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第27頁至第28頁。

傳統是一种巨大的阻碍，是历史上的惰力。但是它只是消极的，因而必定要灭亡。宗教同样也不能长期地作为資本主义社会的支柱。如果我們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当前社会里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在經濟关系根本改变后是不能长期支持下去的。或則我們應該相信能有超自然的奇跡，或則我們應該承認，任何宗教的說教都不能挽救灭亡着的社會。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第115頁。

正是由于有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可能在大家合理分工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满足一切社会成員的大量消費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儲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可以从历史上流傳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統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摘自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543頁至第544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他們这种創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継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輩的傳統，好像噩夢一般，籠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們彷彿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圍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們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說着这种借用的語言，来演出世界史的新場面。例如，路德換上了傳教徒保罗的服装，1789年至1814年的革命依次借用了羅馬共和国的服

裝和羅馬帝國的衣裳，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輪流勉強模仿1789年的往例和1793年至1795年的革命傳統。正好象——外國語的學生，總是在心裡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只有當他能夠不用在心裡把外文翻成國語，當他運用新語言之際不去想本國語言時，他才算融合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精通了新語言的用法。

……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乏英雄精神，然而它的誕生是曾需要過英雄行為、自我犧牲、恐怖手段、內戰以及民族戰鬥的。在羅馬共和國典型般嚴肅的傳說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找到了必需的理想，藝術形式和幻想，為的是不讓自己看見自己鬥爭的資產階級的狹隘內容，為的是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例如，在一世紀以前，在另一個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曾借用過《舊約聖經》中的詞句，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時，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代替了先知者阿娃庫的地位了。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鬥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鬥爭；是為了提高某一任務在理想中的意義，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亡靈重行游蕩起來。

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取得自己的詩情。它在自己還沒有根本破除任何迷信式崇拜古舊事物的思想以前，是不能開始的。從前的革命曾需要對過去事物作世界歷史的回忆，為的是要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者們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為的是要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摘自1954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一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第223頁至第226頁。

### 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

例如物質生產的發展對於藝術的不平衡的關係。一般講來，進步這個概念不可在通常的抽象的意義下去把握。在藝術等方面，這種不平衡並不象在實際社會關係那邊那樣重要和難於理解。例如北美合眾國對於歐洲的教育關係。但這裡所要闡明的真正困難之點在於：作為法律關係的生產關係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民法（刑法和公法則較少如此）對於現代生產的關係。

七、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也承認偶然。雜述。（自由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常常存在的，當作世界史的歷史是成果。

八、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的和客觀的，種族、人種等等。

關於藝術，誰都知道，它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因而也不是與那構成社會組織骨幹的社會物質基礎相適應的。例如，希臘人與現代人之比較，或者是莎士比亞與現代人之比較。關於藝術的某些形式，例如史詩，甚至誰都承認，只要藝術生產一旦開始之後，它們就決不能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形式下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里，某些具有巨大意義的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中未發展的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藝術領域內的各個部門間的關係是這樣的話，那麼整個藝術領域對於一般社會發展關係也是這樣情形，這就更不足為奇了。困難只是在對於這些矛盾的一般的理解。只要把它們當中每一個分別出來，那就立刻明白了。我們試以希臘藝術，其次以莎士比亞，對於現代的關係為例吧。誰都知道，希臘神話不僅是希臘藝術的寶庫，而且是希臘藝術的土壤。難道作為希臘人的幻想，因而也就是作為希臘〔藝術〕基礎的這個對於自然界和社會關係的看

法，在自动紡織机、铁路、火車头和电报的存在之下有可能嗎？烏尔剛怎能与罗达芬股份公司相比，朱彼志怎能与避雷針相比，赫尔麦斯怎能与动产抵押銀行相比呢？任何神話，在印刷局广場面前，哪里还有法瑞女神呢？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話，即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这是希腊艺术的資料。但并不是任何一种神話，亦即不是对于自然界的任何一种不自觉的艺术的加工（这里所說的自然界是指一切客观的事物，因而社会〔也〕包括在內）。埃及神話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然而无论如何，总是一种神話。因此〔希腊艺术〕决不能〔产生自〕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这种社会发展排斥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神話的态度，排斥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神話的解釋，因而要求艺术家必須有一种与神話不相干的幻想。

另一方面，火药与鉛彈能和阿契里斯在一起嗎？或者是，一般地說，伊里亚特能和印刷厂与印刷机在一起嗎？难道歌謠傳奇和文艺女神不是必然要随着楸棒的消灭，因而史詩的必要条件也随着印刷机的出現而消灭嗎？

但是，困难并不在于了解希腊艺术和史詩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态相联的。困难是在于了解它們还繼續供給我們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

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孩子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令他高兴嗎？难道他自己不应当努力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小孩的真实的本質再現出来嗎？不是每个时代在儿童天性中都有它的特性，在它的自然真实性中复活着嗎？为什么人性展开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世界上有些沒有教养的儿童，也有早熟的儿童。許多古代的民族是属于后一种范畴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們的艺术在我們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所产生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地，它是这个未发展的社会阶段的成果，而且是与下述情形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即是，希腊艺术所产生而且只有在其下才能产生的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永远不能复返的了。

摘自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馬、恩、列、斯論文艺》馬克思“論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第53頁至第66頁

上世紀末叶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正在腐朽而且正在解体的羣众。誰也不明白地感觉到自己的情形。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都降落到了渺不足道的程度，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都遭受着双重的压迫：噬血的政府和商业的恶化。貴族阶级和封建領主看出了：不管从人民中間怎样搜括，他們的收入总是比不上他們的逐漸增长的支出。一切都是丑恶，而且国内統治着普遍的不滿。沒有教育，沒有影响民众头脑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会輿論，而且沒有任何重大的国际贸易；到处都是齷齪和利己主义——整个人民都浸透了低級的、卑屈的、讨厌的小商人精神。一切都是腐烂着，动摇着，瀕于崩溃，甚至不可能希望有好的轉变，因为人民沒有那种扫除属于垂死制度的正在解体的死屍的力量。

人們在文学中看見了对于好时代的唯一的希望。这个政治和社会的丑恶的时代同时却是德国文学底偉大的时代。一七五〇年左右，誕生了一切偉大的头脑：詩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裴希特，二十年后——最后的偉大的德国形而上学者黑格尔。这个时代底每一著名的作品都浸透着对于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反抗的、叛逆的精神。歌德曾經写了《哥茲·封·倍里歌》，一部对于革命家的表揚的戏剧。席勒曾經写了《强盜》，贊頌那向整个社会公开宣战的大胆的青年人。不过这是他們年青时期的著作。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們就失掉了一切希望，歌德限制于最大胆的諷刺詩，而席勒如果不在科学里，特別在古代希腊和羅馬底偉大历史里找到安息的地方，就会陷入絕望底深渊。从他們可以判断

其余的一切人。人民中間甚至最优秀和最坚强的头脑对于自己的国家底将来也失掉了一切希望。』

轉引1942年解放社版《馬克思主义与文艺》155頁：恩格斯“德国情况”

※“但是，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分工部門.....

.....而对于哲学发生最重大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見前“基础的決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目下最后一條。第8頁。

## 附：論借用旧形式

你已經指出来羅馬法的采用，原来是(而且，就法律学家的科学灼見而論，仍是)以誤解为基础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說現代形式的法律——縱使现在的法律学家，不断想把它在誤解羅馬法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就是誤解了的羅馬法。否則我們也可以說，后代采用前代的每一成就都是誤解了的旧形式。这是很明白的，例如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戏剧家在理論上所构成的三一律，就是以誤解了的希腊戏剧(和作为希腊古典剧的主要闡明者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这也同样地明白，即他們是依照着他們的艺术需要而了解三一律的。因此，在达希哀(DaCier)和其他的人們久已把亚里斯多德給他們正确地解釋明白之后，他們仍然执着于这种所謂“古典的”戏剧。同样地，現代的一切宪法大都是以誤解了的英国宪法为基础的，而且他們采用作基本要素——例如，所謂責任內閣——的是英国宪法中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已經陷于腐朽不堪，而今天形式上仍在英国存在着，則是誤用的結果。誤解了的形式，正是一般的形式，而且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是能够普遍应用的唯一形式。

轉引1953年五十年代出版社版《文学与艺术》第26頁至第27頁：“馬克思1861年7月22日給拉薩尔的信”。

# 列 寧

## 从反映論看社会意識

### 意識是存在的反映

一般唯物主义認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質）不依賴于人类的意識、感觉、經驗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認為社会存在不依賴于人类的社会意識。在这两种場合下，意識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

摘自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4卷：“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第344頁。

### 人的社会意識反映着社会經濟制度

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質；同样，人的社会認識（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說）也反映社会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經濟基础的上层建筑。

摘自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9卷：“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第5頁。

## 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說

### 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羣众和被剝削羣众，他們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面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說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談这个基本的、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起碼的真理，而“大談”其空話，这在事实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闡明阶级的底細，使讀者不能看到它。崩得分子的实际表現和资产者是一样的，因为资产者的全部利益要求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們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为了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